



以高更與其外祖母為主角的《天堂在另一個街角》作家尤薩，同時也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志影像）

《天堂在另一個街角》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祕魯作家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的第十四部小說。故事以高更和他的外祖母芙蘿拉為主角，敘述未曾交逢的祖孫兩人，如何在繪畫與書寫上共享類似的抱負、理想與困頓。尤薩以真實為本，細膩刻畫了生活面需要被呵護的高更，以及力爭女權、追求社會正義的芙蘿拉堅毅執拗的個性。兩人以他鄉為逆旅，奮力逐夢，尋覓心目中的理想國。

永遠的他鄉
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
《天堂在另一個街角》

文 | 張淑英

台北市立美術館於2010年11月27日起至2011年2月20日止舉辦「永遠的他鄉—高更」特展，展出來自歐、美、日、十餘家美術館、基金會和收藏家共八十六件後期印象派大師高更的作品。美妙的巧合是，祕魯作家馬利歐·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於2003年出版的第十四部小說《天堂在另一個街角》（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正是以高更和他的外祖母芙蘿拉·特利斯坦（Flora Tristán）為主角，敘述祖孫兩人許多完美主義的理想、捉襟見肘的窘境、叛逆不羈的個性和歷史見證的創作（一個書寫，一個繪畫），然而彼此卻不曾交集相逢的一生。而尤薩，這位拉丁美洲1960年代魔幻現實時期便揚名利藪的健筆，經過數年在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名單上屢被唱名，終於在今年贏得桂冠加冕。在視覺藝術層次欣賞高更畫作的色彩、線條、主題與風格

當兒，不妨同時閱讀尤薩的文字煉金術與故事編織，透過文學和繪畫的萬花筒點描出高更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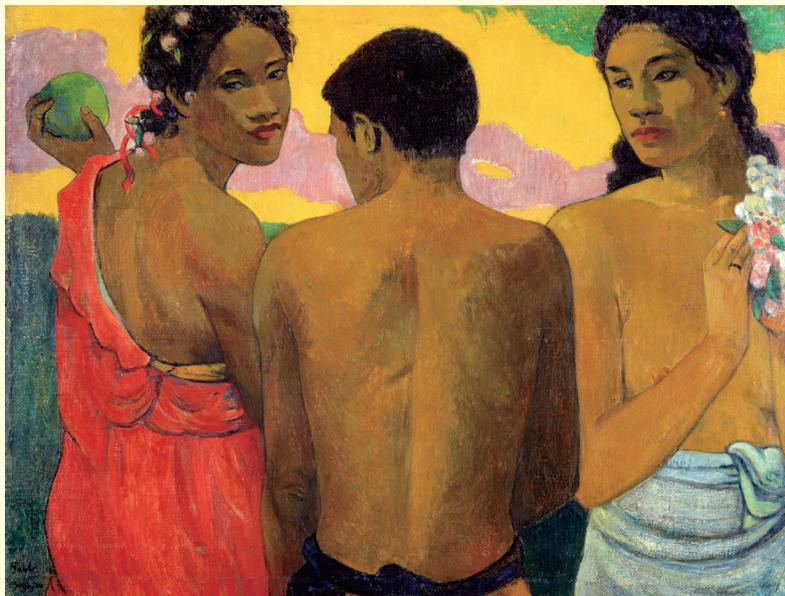
「永遠的他鄉—高更」特展，展出高更早期與晚期的作品——油畫、版畫、銅雕、木刻、陶藝與紙上作品，堪稱囊括高更各種創作類型，其中除了約25件作品是受到高更所啟發與影響的布列塔尼地區畫家，如阿凡橋派及那比派等藝術家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展覽作品中有十張一套的《諾亞·諾亞》木刻版畫、油畫作品《三個大溪地人》（1899）等，可以窺見高更晚年返樸歸真，旅居大溪地的創作風格與顛覆歐洲繪畫藝術的影響。高更這個時期的心路歷程與創作正是尤薩《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小說的主軸。

文學與藝術的歧路花園

尤薩嫻熟的寫作技巧，書寫《天堂在另

一個街角》可謂信手拈來，和1977年的《愛情萬歲》（*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基數和偶數篇章交錯書寫的結構類似，引人入勝的是人物鋪陳雙人組的特色，一反一般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的刻板形式，也有別於以往他的軍事、政治獨裁議題的硬度，加入了繪畫的元素，增添文字的視覺色彩。尤薩以真實為本，細緻刻畫出生活面向需要女性呵護的高更的柔弱性情，和力爭女權、追求社會正義的芙蘿拉堅毅執拗的個性，兩人以他鄉為逆旅，奮力逐夢，找尋心中的理想國。

《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共二十二章，一部結合兩位重要歷史人物的傳記寫生。尤薩透過歷史資料的證實，在共有「祕魯血緣」的身分認同上，將高更和芙蘿拉連結在一起。小說單數章是法國女性主義者、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者——芙蘿拉。她的父親是生於祕魯阿雷基帕鎮（也是尤薩的故鄉）的上校，母親為法國人。十一章的篇幅著重在芙蘿拉生命最後八個月「與永恆拔河」——致力為勞工與女性發聲的執著。雙數章是高更晚年在大溪地和馬貴斯群島尋找新藝術生命的轉折與蛻變。芙蘿拉的父親早逝，讓她命運多舛，她離家出走，三度懷孕，到祕魯的尋根之旅這段歷史資料付諸闕如的空白，讓尤薩有了虛構的空間；而高更，島嶼豐富的藝術生命有諸多畫作做見證，但少人證的情形也讓尤薩渲染了藝術家的情色生活，讓高更每一幅畫作，都有一個繆思女神陪伴。高更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定位，佐以尤薩在諸多小說擅長的情色書寫（如《繼母頌》、《李多貝哥的札記》、《壞女孩的惡作劇》等小說），讓《天堂在另一個街角》明顯呈現高更的吸引力、情節、故事性更勝芙蘿拉。



高更的作品《三個大溪地人》，此次來台展出。（北美館提供）

在夢想的年代

芙蘿拉和高更，跨越時空（芙蘿拉41歲辭世，4年後高更才出生）在小說扉頁相遇的憑藉是什麼？兩人得以聯繫的指環和張力是什麼？十九世紀是一個追求烏托邦的世紀，是一個相信伊甸園存在的時代，是一個想像遠方、遙寄夢想溫床的世代。芙蘿拉和高更不滿現狀，一個怒叱社會不公，剝削勞工，蔑視女性；一個厭倦布爾喬亞社會的生活，排斥時下的繪畫風潮。芙蘿拉追求進步的未來，高更追求原始單純的過去。芙蘿拉的理想有可能創造一個文明，高更的烏托邦有可能構築一個最純粹的淨土。芙蘿拉和高更，兩人心中無祖國，抗拒民族主義，心中的信仰是人類。芙蘿拉關心勞工，關心婦女，關心中下階層，關心邊緣人；高更自許野蠻人，他喜歡與毛利人相處，喜歡粗獷、真誠、自然。黝黑的女僕在他看來比粉嫩白皙的歐洲仕女更迷人，更純潔。芙蘿拉和高更，他們兩人都不是時下所謂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一個是社會主義烏托邦的追逐者，一個是野性的呼喚的代言人，他們追求的是一個關懷地球人的「世界主義」的胸懷。

芙蘿拉回到祕魯，原想繼承父親財產的念頭被伯父駁斥粉碎之後，在祕魯這個大男人主義的國度她才了解階級革命的必要和可能，如果沒有這趟返鄉尋根之旅，在歐洲的法國她不會意識到社運的意義。於是，她奔走法國各個市鎮，企圖宣揚自己的理念，說服大眾：只有結合弱勢的犧牲者——女人和勞工——才能脫離國家主義的框架，得到國際聲援。摩頂放踵的經歷讓她寫下了《放逐者遊記》、《工會組織》、《倫敦行》等書，為她的尋夢園留下見證，為女性地位的改造留下紀錄。尤薩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必然讀過芙蘿拉的《工會組織》、《倫敦行》，但是父權體系沙文主義的驅使下，兩人的言談著作未曾提過芙蘿拉，因為他們認為社運乃「男人事」，不容女人插手置喙。然而，一個半世紀後，芙蘿拉終在尤薩的小說世界中復活。

萬花筒的世界

高更從巴黎到大溪地，從大溪地返回巴黎，再從巴黎到馬貴斯群島，去回之間他了於心，他認識別人，發現自己：「想要畫出真心，就必須拋棄文明的枷鎖，把心底的野蠻呼喚出來」。屬於高更的十個篇章，每一章都像是一幅畫，每一章都揭露一些人類本有的現象和存在：大溪地的毛利人，宗教、神話、食人獸、同性戀、梅毒等。雖然

高更自白說：「我好像是個被紋身的野人，我的內心其實是個真真正正的黑人」。但是依據人類學家或哲學家對時間觀的解說：回到過去不純粹意味「野蠻」，更象徵初始的純真、樸實與平和。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最深刻完備的著作《野性的思維》告訴我們，未開化人類與開化人類沒有「原始」與「現代」或「初級」與「高級」之別，而是人類歷史上平行發展、彼此各司文化職能、互補互滲的思維方式。由此看待高更的大洋洲之旅和藝術畫作，他企圖透過環境改變他的繪畫，經由繪畫改變他的人生，是一種自我獻祭的儀式和洗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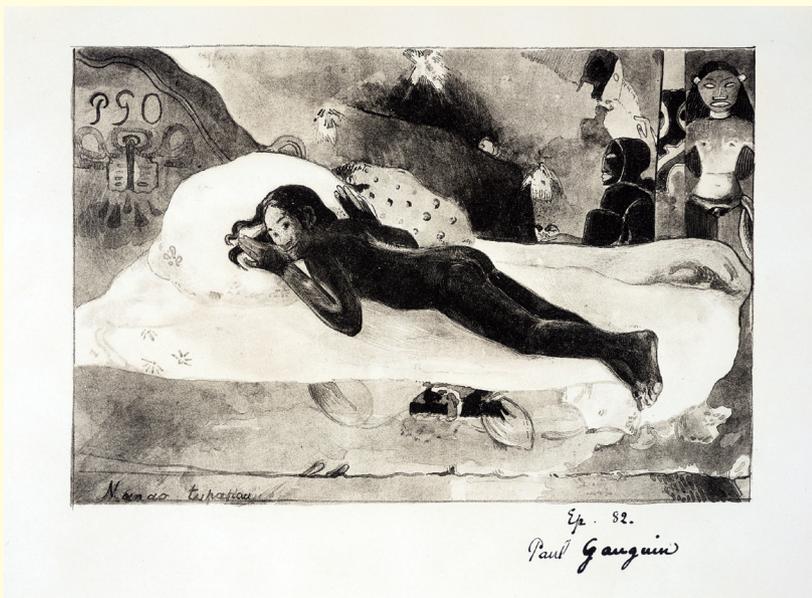
尤薩在《天堂在另一個街角》裡依照個人偏愛，情節節節，也策畫了高更繪畫個展。從畫作命題，從畫作延展故事，試圖讓高更的南太平洋之旅顯得更多彩繽紛，激情盪漾；同時對應高更在離開花都巴黎之前的得意畫作，作為他人生與藝術的分水嶺。例如《惡魔窺視》（又譯《死亡的幽靈在注視》）指涉的自我放逐、情慾釋放和原始；《神祕之水》影射的雙性傾向；《高尚的女人》、《妳為什麼在生氣》、《上帝之手》、《開心的一天》、《夢》以母親為主題的系列作品；《絕不重蹈覆轍》畫出高更對大溪地毛利女人的情慾，與《惡魔窺視》相互輝映；最著名的大幅畫作《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將往何處去？》質疑身分、認同、文明／原始／野蠻、人類依歸的大哉問。此外，《佈道後的景象》（又譯《佈道後的幻象—雅各與天使的摔角》）、《黃色基督》這些影響現代藝術阿凡橋派的名作，肯定高更替西方藝術打開一扇窗的貢獻。又如，《藝術之家的室內》、《卡塞爾之街》、《裸體的研究》、《在縫衣的蘇珊》、《小夢想家：研究》這些

1880年前後，色彩較拘謹，屬於早期實驗性質的畫作，更是成就傑作的累積；還有高更生命最後在馬貴斯群島的《西瓦瓦島的巫師》、《慈惠修女》的告別作，為他的藝術生涯畫下彩色的句點。高更追求的天堂或許不可得，但是他留下的畫作則提供給人類藝術的天堂。

失樂園——天堂的憂鬱

尤薩除了勾勒芙蘿拉和高更祖孫兩人的身影之外，值得另類思考的是，《天堂在另一個街角》也切割了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的鴻溝。當人們說「某件事就在街角了」意味近在咫尺，或者俯拾即是，但是「另一個」街角彷彿預示一個未知的距離和疑問。芙蘿拉在跨過不惑之年便撒手人寰，她一生的呼籲和奔波頓時變成一個漣漪逐漸散開不見痕跡的水漂兒。尤薩執筆向她致意，但也反映尤薩的態度：「除了政治，我對所有的事物都有烏托邦的夢想」，顯現芙蘿拉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幻滅的必然。高更客死他鄉，小說最後以主教諷喻的碑文為他的人生下註腳：「他是一名出色的藝術家，卻是上帝和世間所有美好事物的敵人」。高更的同胞如福樓拜、沙特、普魯斯特，都有天堂的憂鬱，因為他們的作品也彷彿告訴我們「所有的天堂都是可望／可想像不可及；沒有天堂，只有失樂園。」

尤薩的《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取自孩童遊戲的名稱「天堂遊戲」，好比古巴已逝作家卡布列拉·殷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的傑作——也是取自孩童遊戲名稱的《三隻傷心老虎》（Tres tristes tigres），嚴謹的故事中流露諧仿的意涵，牽引出深刻的哀愁。芙蘿拉和高更，都在璀璨的地方奄奄一息。或許，每個人的天堂是不一樣的。■



此次來台展出的高更作品《死亡的幽靈在注視》石版畫。（北美館提供）

張淑英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研究所畢業，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專長領域為西班牙與拉丁美洲文學、電影、文化研究與中西筆譯理論與實務。曾為《聯合副刊》、《開卷周報》、《誠品好讀》、《聯合文學》等報章雜誌撰寫專欄與書評。致力於西語文學研究與推廣，翻譯著作包括：《杜瓦特家族》、《亞卡利亞之旅》、《紙房子裡的人》、《莫雷的發明》等，西譯《零度以上的風景》（北島著，西班牙 Visor Libros 出版）。